

太原特色公园系列

# 龙潭公园今昔

张少芳

龙潭公园离家并不算太远，只是日日忙于生计，有限的出游时间里，又偏爱跑到远方去看别处的风景，如是种种原因，近在咫尺的龙潭公园在近年内就几乎没再踏足过。这日路过旱西门，又有些闲暇，于是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龙潭公园。

龙潭公园位于闹市中心，镶嵌在解放北路与新建路之间，周边居民楼林立，是真正的城市中心的绿肺。而龙潭公园与我的缘分，则缘于它的前身是动物园，而那时的动物园留下了我童年和少年的足迹。犹记得，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，每年春游，去得最多的就是动物园。看大象用长鼻子吸水吃食物，仰视长颈鹿的脖子有多长，等待孔雀展开美丽的羽毛炫耀，看狮子老虎打盹儿，还有麋鹿在笼中走来走去……我们三五一群搭伴结伙，绕着湖水一圈，逢动物舍就进去参观一番。那时的湖水边垂柳依依，湖岸边是踩出来的硬土地面，湖水

荡漾泛着绿波，承载了我们多少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。

再次走进如今的龙潭公园，一步一景中，我也在极力寻找着当年的痕迹。由南门而入，花卉繁茂，月季花自不待言，一朵朵盛开着红粉黄白各种颜色，占据着入口处花卉的半壁江山，更有一丛丛的锦带花舒展着粉红色裙装般的花朵耀人眼目。继续往里走，一片浓荫遮掩下，绿植郁郁葱葱，那高大的是柳树和槐树，均有三四层楼高，其中有株老柳树，树干粗壮到需三人合抱，它一定在这里守候了许久，见证过我们的成长和公园的每一次变迁。

园中园“栖凤湖湿地园”是利用龙潭南北湖之外的一片单独的水域修建而成，面积不大，却很热闹，也正因为其小，湖水中散养了许多水禽，“曲项向天歌”的大白鹅悠哉游哉，绿头鸭总是成双成对，那成群结队的锦鲤在水面上耀眼成一道风景。再看向湖面近岸边的一角，一片睡莲正欣欣然盛开，

湖面上又增添了美丽的一景。孩子们奔跑在湖边，一时被游鱼吸引，一时又被大白鹅夺去注意力，欢笑嬉闹，把周围搅动得热闹异常。

与栖凤湖的热闹相反，位于龙潭北湖边的北岛绿洲景区却是曲径通幽的所在。小桥流水，曲廊回环，三叶草正幽幽地绽着奇异的花蕾，一朵朵橘黄色棠棣花开得恰好。漫步在这片幽静的绿植中，心情也悠闲自在了许多。

环龙潭湖周边铺就了一圈有近3公里长的红色跑道，健身达人们在跑道上奔跑，展示着健康的生活朝气。走在跑道上，不由自主也迈开步伐跑起来，不负周边美景相伴。

再次踏上横跨南湖和北湖之间的玉带桥，仿佛时空交汇，曾经青春年少的我和知天命的我在这里相遇。玉带桥依旧，人却近于“鬓已星星也”，而周围的景致却似青春正当时，展现的是锦绣太原的新面貌。见景偷心，心态也年轻了许多。



## 亚丁的序幕

温虹

### 魅力太原

拍摄时间：2023年5月

拍摄地点：山西太原

盛开的月季花芳香扑鼻，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拍照。美丽的太原正以她独有的魅力让来并的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  
邢占平 摄



## 并州城里赏月季

成石

月季花开烂漫，品种繁多，色彩缤纷。我非常喜欢月季花，每年夏季都要欣赏太原姹紫嫣红的月季花。

我们小区以前没有种植月季花，只有葱茏的树木和绿茵茵的草地。去年，小区经过“三供一业”改造，在草地之间的灌木中，间隔数米种植了月季花，而且还是“月季树”，是通过扦插、嫁接、修剪、整形等园艺手段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月季。这几天，这些“月季树”都开花了，短粗的枝干1米多高，亭亭玉立，枝叶不多，却长出一朵朵颜色各异的花朵。有的花朵红灿灿的，如清晨的霞光，映红了周边的草地；还有的几棵树上竟开出了红、黄、粉不同色彩的花朵，五彩缤纷，这真是“接叶连枝千万绿，一花两色浅深红。”

走出小区，来到解放路、新建路、滨河东路等街道欣赏月季花。这些街道都栽植了月季，月季花沿着整洁的街道伸向远方，宛如五彩缤纷的彩带

系在街道上，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迎泽公园正举办“太原市第三届月季文化节”，展出月季3.2万余株，有粉扇、绯扇、和平、红双喜等百余个品种。我在藏经楼展区仔细欣赏着这些月季花。“绯扇”是一种大花月季，被人们称为月季花族中的“巨无霸”，在太原的公园里、绿化带里都能看到它的倩影，它呈鲜艳的朱红色，色彩饱和度高，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；“粉扇”也属于大花月季，是“绯扇”的亲姊妹，因其花朵大、花色粉红、花香浓郁而深受月季花迷们的喜爱；还有“和平”花色淡黄，边上嫩红，如靓丽的少女围了一圈红丝巾，妩媚而娇艳。

我又到月季园展区欣赏了微型月季、丰花月季等品种。徜徉在月季花海中，不胜感慨：月季花不仅具有牡丹的秀丽和清香，蕴含着玫瑰不卑不亢的品格，还月月繁花似锦，扮靓着太原的青春活力，让我怡然自乐。

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而不忍快进的序幕——从稻城到亚丁，全程均是舍不得离开的美景——偶有一座木桥，跨过淙淙流淌的赤土河，对岸却不见有道路来接应；时见一栋栋藏式民居独立于河两岸，生出归隐于此的慵懒来。不时地停下车，漫步在光滑的鹅卵石堆出的河岸上，虚度光阴。

公路渐渐升高，摆脱了赤土河的缠绕，开始盲目地、随遇而安地出没于山间。公路看上去如青色带子一样，盘在山腰，在远方凸弯处一拐，忽然不知去向；时遇山石碎裂的路段，倚崖搭出一段一段的长廊，拦住随时滚落的山石。

公路主线外侧膨出一处平地，是最佳观景平台。停车远眺，见前方列一道轮廓狰狞的山岩，当地人称牛郎神山，海拔4670米，被封为北方多闻天王，位列“三怙主雪山”四大守护金刚之一。目光掠过山岩，天边有一团乳白色的云雾拔地而起，聚成散不开的雾堆。雾形丰满如发达的肌肉，雾肤细腻似凝脂一般。云雾的碎洞中，隐约露出一角黛黑色的山峰，峰顶下平行地挂着几段白雪，横出一道道白与青相间的纹理。山岩脚下，散落着十几栋藏寨，取名“叶尔红村”，藏意为“山凹里的村庄”。

继续前行不远，就看到对面的深山峡谷间，夹着一束弯弯曲曲的白色丝带，从山口处甩出，如“啪”地打开一把折扇，瞬时铺展出一大片扇形水面，嵌在了绿色的缓坡上。缓坡上开出一层层梯田，梯田的棱线如深色的裂痕，不规则地爬上绿坡，划出或长条或方形形状的田畦。几十栋灰白色的藏式雕楼散布在绿毯之上，如雕刻出几幅方方正正的图案。此地名为“仁村”，历史上是稻城四大土司之一“日瓦土司”的驻地。

一路上，远眺着耸入云霄的雾堆，俯视着沉入山凹里的村庄……想起了《呼啸山庄》的篇首语，“我绝对不敢相信自己能找到如此远离尘世喧嚣的地方，这是厌世者的天堂……我们将要分享这一荒凉的景色”。

中午时分，到达亚丁村，停好车，踏着马蹄过留下蹄印的山路，徒步进入香格里拉景区的核心。